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九十四回 收覆水負荊登門 避後患運籌帷幄

當時紅珏同楊老三說了，楊老三也曉得倪俊人的名氣，聽了極口贊成。紅珏因係求救別人的事，不能不親去走一趟。幸她不是小腳姑娘，出門有許多摸索，兼之昨兒一夜未睡，頭也不必再梳，用刨花水掠一掠，便見光滑。雖然已打發娘姨往小房子中通知潤生，料他馬上就要來的，但自己有事在身，卻也不便再等，因對老三說：「少停那人來了，你教他樓下坐一會罷。」老三笑道：「我未必教他馬路上站著的，你放心去就是了。」紅珏一笑出來，喚部黃包車坐了，徑奔無雙的公館而來。她二人雖已久不來往，紅珏卻認得無雙住的所在。到門口按一下電鈴，小丫頭出來開門。紅珏問她：「奶奶可在家裡？」丫頭回言：「奶奶才起來呢。」

紅珏一想不錯，人家吃夜飯了，她還剛起身，真可謂晨昏顛倒了。自己因是初來，教丫頭帶路，直到無雙的房內，見她起來雖然算起來了，然而身子仍舊橫著，正在那裡吸煙，兩眼半掩，全神專注在煙槍頭上。丫頭叫聲：「奶奶，有客人來了。」無雙猛吃一驚，想這般大侵早起，有誰找我？舉目看來人，並不相識，心中頗覺詫異。但紅珏若不聽丫頭叫這一聲奶奶，她也萬萬認不得無雙了。想她當初一張臉，不是和粉捏的一般白嫩麼，現在怎麼又枯槁又黃黑，雀斑滿面，對著煙燈的一點微光，好不令人生怕。此時無雙也丟槍坐起，紅珏叫她聲：「姐姐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

無雙聽了她的聲首，再對她面上仔細端詳了一會，失聲道：「喲，你不是林紅珏老五麼？」紅珏笑道：「著了。」無雙道：「我們足有十多年沒相見了，你到長胖咧，我可是越長越縮小了，難為你怎的想著我，到此來看我，你不是嫁了個律師翻譯麼？想必年來很得意呢。」紅珏搖頭道：「怎能得意，說來話長，正所謂一言難盡呢。」無雙見她立著忙說：「立客難當，我們自家姊妹別裝客氣，不厭我煙榻上航穢，就這裡請坐罷。」紅珏坐下，將自己情形，大略對無雙說知，自然都是講伯良欺侮她的話，並說她連我從前一班小姊妹，都不許來往，所以我心中雖然記掛煞你姐姐，只恨不能前來望你。他自己卻只顧在外狂嫖濫賭，棄家不顧，我越看越不像樣了，有一天我出來買東西，偶然遇見一個老客人，談及我的氣苦，他勸我到他家去坐坐，以便日後來往，誰知家眼不見野眼見，又不知怎的被那人知道了，他一回家，將我毒打一頓，冤枉我在外借小房子，差不多要我性命的模樣。我曉得他是預備逼死我，另討別人，因此決意同他割絕，現在我已將衣裳物件搬了出來，寄在一個小姊妹家，自己也打算耽擱在她那裡。不過那人今天還打發人來。喚我回去。我曉得他不懷好意，哄我回去，落在他的手中，便可由他處置，那時性命不保，死了也沒人替我伸冤的。所以我決意回絕不去。他一計不成，又施一計，著人來對我說道，明兒自己要來尋我說話。我不知他預備帶了巡捕來捉我呢？還是怎樣的威逼我？我自己決不是他的對手，那小姊妹又極懦弱無能，可憐我從小就沒父母，養父母現在也不知存亡，上無伯母，下無兄弟，姊妹們也都散處四方，眼前只有你姊姊一個，真同我的親姐姐相仿，當年你不是也當我小妹子般相待的麼？現在小妹子有難，務望你姐姐助我一臂。」說時愁眉苦臉，大有淚隨聲下之勢。

無雙聽了，一時也沒話可以回答。一來不曉得她要自己幫什麼樣的忙；二來自己也無非是個女流，並沒幫助別人的力量。丈夫雖有勢力，但他頗不肯多管閒事。若教他硬出場，拆散人家的夫婦，可一定不肯答應。不過聽紅珏的話，也著實可憐。她父母兄弟之外，只有我一個人了，今天一本誠心的前來請我幫忙，我若不幫她的忙，不但令她失望，就是十幾年前的交情上，也說不過去。所以心中大費躊躇，以致口也開不出了。紅珏見她猶豫，知她誤會其意，忙說：「我並不是要姊姊幫什麼別樣忙呢，皆因他明兒來時，我恐他用強硬手段，所以要個人在旁壯壯膽，他見我們人多，自然也不敢行強了，況姊姊的名氣，他也知道，有你在旁，他更不敢放肆咧。所謂幫忙者，就是這點而已，並非廝打起來，要姊姊出場抱不平，或者打官司要姊姊抱腰之意。」

無雙一聽，這也不是什麼煩難之事，自然可以答應，若怕老爺知道，橫豎他這些時不來，我瞞過他就是了。心中轉著念頭，口內也就答應下了。紅珏不勝歡喜，說：「他約的明天晚飯以前，到那裡見我，不過要請姊姊起一個早罷了。」無雙笑道：「我本來三四點鐘時候，也起身咧。皆因昨晚家中熬煙，我恐他們偷我的膏子，自己看守了一夜，到今天天亮才睡的，睡得遲些，所以起身也遲了，你教我到什麼地方，還沒說清楚呢！」

紅珏即將楊家的地址說了，又道明天五點鐘時候，我打發楊家的包車來接你罷。無雙說這也使得。紅珏見事已辦妥，心中記掛著潤生，這時候也許已在楊家等我，一個人豈不寂寞。想到這裡，歸心如箭，卻又不便說完話就走的，勉強挨了一刻鐘工夫，起身告辭。無雙留她再坐一會，紅珏又不得不坐，那時心中可有一百二十個難熬呢。坐過片刻，第二次告辭，無雙准了，紅珏如釋重負，出門跨上黃包車，恨不得叫他飛了回去。一到楊家，果然潤生已早來了，卻由老三招待他在樓上坐著，並裝起一盆瓜子，一碟子牛奶糖請他，倒也不見得寂寞。

說也奇怪，他二人還是昨夜兩點多鐘分手的，到現在不滿一周時，今天在這裡相見，竟彷彿久闊重逢的一般，說不出心中是悲是喜。紅珏見了他，不由淚珠兒打從眼眶子內直淌出來，意欲告訴他，自己昨夜受了伯良的氣苦，又一想娘姨想必早已告訴他了，自己何必多費這番喉舌，所以呆看著潤生，一句話也不說。潤生也曉得她昨夜為自己之故，受了伯良的欺侮，心中好生不滿意。現在見了她，本打算上前慰問她幾句，無奈在別人房中，旁邊還有楊老三，說話也有不便，更不知將什麼話可以安慰於她，因此也是沒話可說。見她眼中流淚，自己鼻孔一陣子酸，眼淚也不知不覺的流將下來了。這情形可真好，起初兩下子見了面，恨不得撲在一塊兒去，突然又止步不前，面面相覷，同啞子一般，頓口無言，面上又平添四行眼淚，兩對鼻涕，這不是大有可觀麼。楊老三知趣，曉得他兩個人必有說話，推頭說我到樓下看他們燒夜飯去，你們坐一會罷。老三走後，紅珏始問潤生什麼時候來的？潤生說：「我來了好一陣工夫咧。聽老三說，你同我前後腳，我進門你才出去得不多時候呢。」

紅珏道：「倒累你等我了。我因那人明兒還要同我死纏不休。」潤生忙道：「這句話他們已告訴我過了，但不知你所請那個姊妹，肯幫忙否？」紅珏即將與無雙接洽情形說知，潤生亦頗歡喜。紅珏又道：「他來時，我別的倒不怕，只怕他仍舊要撈我回去。」潤生道：「你自己的量罷。他昨夜既將你這般惡打，還有什麼夫婦的情分，你再要跟他回去，豈不是自己跳出了地獄，又要鑽進去麼？」紅珏道：「誰願意再跟他呢，只是我從前拿過他一千塊錢的身價，現在若要走開，這筆錢恐他未必肯置之不問罷。」潤生脫口說：「還他一千塊錢就是。」紅珏道：「錢呢？」

潤生聽到這兩個字，不覺臉漲紅了。他本來也不敢這樣說得爽快的，皆因他常聽見紅珏說，有錢存在銀行內，故此輕口說了這句話。現被紅珏兩字駁住，倒弄得太沒下場，幸虧適才眼眶中含的兩包淚，還沒發付盡淨，一時就借他應用了，看他兩眼一擠，淚往下落硬聲道：「你……不是因我家窮，嘲笑我，我現在拿不出一千塊錢，你難道仍舊去跟了姓袁的不成？可惜這件事不出在一年之後，到那時我也賺了錢，姓袁的要你還他一千塊錢身價，自然該派我拿出來還的，現在所借我不……爭氣，只好由你……」說到這裡，泣不成聲。紅珏見了，好不心痛，說：「你為何氣苦呢？我也曉得你沒有錢的，並不是要叫你拿一千塊錢出來，原是一個譬喻的話，設如一票上要拿出一千塊錢，到也頗為吃力，這個意思，你以為什麼緣故呢？難道因你拿不出錢來，要逼殺你了不成？癡孩子，快些住了哭，老三馬上就要上來的，見了豈不被她暗笑。你再要哭時，我心中也難受得很呢！你難道不曉得我，昨夜受了別人的氣，今天你再來惹我的氣，這倒不像是來安慰我了。好心肝，好寶貝，聽我的話，快快住了哭罷。」

潤生聽她這般相勸，自然也趁勢不哭了。紅珏又對他說：「你明兒一得空，就到這裡來陪我。我現在被你陪慣了，沒你在旁邊，就覺十二分不舒服呢。」潤生道：「你為何不搬到我那邊去住，豈不比住在別人家裡便利。」紅珏便將娘姨獻策，暫避嫌疑的意思，對他說知。潤生點頭稱是，忽然想起了一樁事，說：「我明天不能到此地來了。」紅珏問因何不能來此，潤生道：「你不是說，姓袁的明天也到這裡來同你說話麼？我如何好同他覷面。」紅珏道：「那有何妨，他來的時候，你只消到樓上來坐一會子，橫豎我的臥房，設在樓下，他也決不能到樓上來的。待他走後，你再下去就是，這樣又何必致覷面呢。就使覷了面，也不妨事。這裡是

別人家的住宅，他能管得了沒男子來往麼？」

潤生聽了，亦無他話。二人又敘了些閒言，楊老三上來，招呼他們吃夜飯，潤生就在他家用了晚飯，飯後，三個人談談說說，老三吸煙，他二人便唧唧噥噥，敘他們的私話。不知不覺間，已到三更時份。老三命人弄半夜餐出來吃了，潤生又挨了好一會，差不多有兩點鐘時候，方依依不捨的，別了紅珏，自回小房子中住宿。依紅珏心思便欲留潤生住在這裡，無奈在別人家中，難為情開這句口，不得已只可讓他走路。可憐她這一夜，不得不孤眠獨宿了。幸虧房中有娘姨陪著，她女兒睡在旁邊，尚不致寂寞。次日，因係伯良約著相會的日子，紅珏當他做鴻門赴宴一般，不敢不鄭重其事。早早起來，梳好頭，飯後又叮囑老三的車夫，三點鐘就往愛爾近路去接倪老爺的太太，寧可早去多等些時候，莫要遲去了。因無雙吸煙的人，自有一種煙脾氣。若沒人去催她，挨得一會是一會，三點鐘就催她起來，不知五點鐘能否各樣定當了出門口。如若五點鐘始去接她，只恐她那時候猶在床上，摸索下來，怕不要七點鐘出門麼。所以她特地打發車夫早走，自己卻和老三商酌了許多對答伯良的言語。不一會潤生也來了，恰值她二人談論，設或伯良不用強硬手段，卻用軟騙工夫，要求紅珏回去，便如何對付？潤生從旁岔口道：「既已出來，自然拿定主意，不回去的了。倘若仍舊搬回去，自己就使好意思，豈不被旁人恥笑。」

老三打算勸紅珏看事行事，倘若伯良肯承認以後不管束她，任其自由，也不再欺侮她了，這樣算得扳足了面子，也可以就此趁風收篷，仍舊言歸於好。這是楊老三的念頭，紅珏心中也是這般意見。現在被潤生三言兩語，將老三嚇得不敢再勸紅珏。因她曉得男女交際上的事，第三人不容易插口。明明一片好意，有時竟怨毒結得很深的。老三也是個中人，故此不開口了。紅珏的心思，也當時別了過去。決定主意，無論伯良軟來硬來，一心不再跟他回去的了。他所請那位保駕將軍，三點鐘打發車子去，直等到五點半才接回來，幸虧伯良沒比她先到，紅珏已等得萬分心焦。楊老三同她因是初會面，由紅珏替他們介紹見了，無雙笑對紅珏說：「幸虧你的車子來得早些兒，我還睡著，聽他們說，包車接我來了，我還當是五點鐘到，慌忙起身出來，揩了面，才見鐘上只得三點半。我若知如此之早。罰咒也不肯起來的，一定還要挨些時候被窩呢。那時已揩了面，倒也不便再鑽到床上去睡了，就此梳頭換腳，只吸得五六筒煙，我覺一點兒不曾耽擱，誰知到此地已這般時候了。倘若你包車再來遲些，豈不更遲了麼！」

紅珏笑說：「我原曉得你的脾氣，所以特地命車夫早來的呢。」無雙一笑說：「你倒促狹得很。」潤生坐在旁邊，紅珏見無雙兩眼只顧看他，心想這倒不可不替她介紹，日後相見的時正多呢，因指指潤生，對無雙說：「昨天我告訴你，在外買東西的時候，遇見的客人，就是他。」無雙暗說：「該死，她昨兒告訴我是從前的老客人，我想客人上加了老字，一定是十幾年前的朋友，因她不做生意，也有六七年了，看這小鬼，今年不過二十多歲，滑氣滿面，也不像是個有錢人的子弟，未必十幾年前頭就跑堂子做花頭了，明明是她新近相與的小滑頭，卻在真人面前說假話，休想哄得了我。然而也不干我之事，因對潤生笑了一笑，潤生慌忙鞠躬還禮。這時候，忽聽得外間叩門聲響，原來是伯良來了。紅珏不由心中突突亂跳，潤生更慌了手腳，拖住紅珏的膀子，說：「我藏到哪裡去呢？」

紅珏未有回話，老三說：「不打緊，你坐在這裡樓上便了，我們都要下去的。」潤生依言坐下，一張臉也嚇青了。」那時娘姨已將伯良開進門來，高聲喚：「奶奶，少爺來了。」紅珏在內接口道：「請他樓下坐罷。」於是紅珏當先，無雙居中，老三殿後，三個人同下扶梯。伯良並不在客堂內，已由娘姨指引他到紅珏新設的臥房中坐了。紅珏一心要看他一個人來的，還是有巡捕人等同來，所以急急奔進廂房中，豈知見伯良非但光身一人，而且滿面笑容，一團和氣，全不似來尋淘氣的模樣。伯良也看見紅珏背後跟著兩個女人，料其中有楊老三在內，更有一人不知是誰？既是紅珏的朋友，不可不敬重幾分，慌忙站起身，對她們鞠躬為禮，無雙、老三也忙答禮相還。紅珏見了伯良，不知怎的心中陡然漲出一股氣來，頓時把臉一沉，眼一白說：「你來做什麼？這是我小姊妹的家中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就使自己不要場面了，也該留點兒別人的場面，為何要你到這裡來呢？」說時聲色俱厲。伯良聽了，毫不動氣，倒反賠笑道：「你休說氣話了。既然你知道是別人家裡，就該早些兒回去，我來有什麼事，你是極聰明的人，難道這點兒事還猜不出麼？自然因你賭氣出來，不回家去，故而特地來請你回家的了。你想我不能一天到夜在家看屋的，我出去了，你便是一家之主，你若走開，還成個什麼人家呢？這是你自己要明白的。搭起一份人家，很不容易，要拆掉他可是很容易的呢。不過為人在世，能得有多少年安享家庭的幸福，不是天南地北，便是人事潦倒，既然有歡歡喜喜的日子過著，何犯著再尋出許多煩惱來呢！」說罷，對著無雙、老三道：「二位姐姐，你想我這句話說得是不是呢？」

她兩人聽伯良講的話，句句入情人理，雖然想幫著紅珏駁他幾句，其奈無瑕可擊，現在伯良問她們是與不是，他們既不敢和伯良的調，卻又沒話可以答付他，因此兩人面面相覷，不能開口。紅珏卻怒氣填胸，指著伯良罵道：「放你的屁！你說得好風涼話，究竟是誰尋誰的煩惱來？前夜你若不動手打我，我同你放過屁麼？我雖然是個女子之身，卻從小時候就自由慣的，現在也不曾賣給你們姓袁的做奴做婢，萬萬輸你不著打我，你前天吃了生人腦子打了我，我也決不能同你就此干休的，本來要同你講講理，這位楊家三姊妹，那一位倪俊人老爺的太太，都也我要好姊妹，教她們評評理，看是誰的不是？若說我既已出來了，再要進你家的門，勸你今生休想。知趣的快些出去，這裡沒你的坐身之處，休得老著面皮，叫人替你難受。」

伯良聽她說到倪俊人老爺的太太八字，暗想原來你還弄了頂大帽子來罩我呢，我不預備同你打官司，有何懼哉，雖然紅珏口口聲聲罵他，他倒不以為意，仍舊陪著笑說：「那也不過是我一時之火，夫妻反目家家有，未必見得都同你一般氣得跑了出來不回家的呢。前夜之事，算我錯了，我今天親自到此給你賠罪，你也可以消了氣咧。三小姐同倪太太二位，都是很明白道理的。大凡人有過，既然自己曉得改了，便可恕他無罪咧，二位以為如何？」二人仍張口結舌，回答不出。紅珏接口罵道：「誰同你是夫妻？問你可有我的庚帖？什麼人做的媒？在什麼地方結的婚？你請了多少酒？既然嫁了你，為何不到你自己宅子裡去，卻在外間借小房子？我當初也不過同你話得投機，所以暫住在一塊兒。現在意見不對了，自該各走各的路，有什麼牽絲不休的話呢。」

伯良聽她仍和那夜一般口氣，心中未免著惱，但猶以為紅珏怒氣未消，指望勸她回心轉意，言歸於好，所以不敢發作，強自笑道：「你說出笑話來了。既在一起，就是夫婦，哪有什麼假借的，外間人人叫你袁家奶奶，難道你沒有聽見麼？雖然未有你的庚帖，但那一千塊頭身價，莫非你也忘了不成？綜而言之，這是樁極小之事，我錯也罷，你錯也罷，彼此肚裡明白。至於前夜我動手打你，委實是我錯的，但也是一時之怒，為甚緣故，你肚子裡更為明白。現在話過休提，我勸你仍舊好好兒回去。你若恨我常在外間嫖賭的話，自此以後，我除卻應酬之外，決不出門，在家陪伴著你。你也不可再多向外走了，倘覺厭煩，不妨小姊妹那裡跑跑，或請他們來家叉叉麻雀，也是消遣之法。至於拆開這句話，休得說起，我委實塌不下這個台。到底我也在場面上走走的，若被人說一句某人同女的拆開了，這不是很難為情的麼！便是你自己也未必見得光輝呢。請你自己肚裡回想回想，我這句話到底有錯沒錯！」

這幾句話連老三、無雙二人聽了，也暗暗贊成，覺得伯良真是寬宏大度，不說別的，就是適間紅珏罵他鈍他的話，可算得尖刻到極點了，他非但不動怒，反虛心下氣的勸她，這種好脾氣的男人，若被我們嫁著了，再也不肯同他拆開的。不知紅珏是何居心？這樣百折不回，若非潤生面上的關係，早已勸她跟著伯良走了。但紅珏聽了伯良這些話，一條硬心腸，也未嘗不軟了下來。無如適間潤生有言在先，無論如何，不再跟伯良回去。現在若變計跟他走了，如何對是住潤生。她倒不想著不跟伯良回去，如何可對得住伯良。可見她一竅不通，被色字迷住了呢。當下她仍將頭一陣子亂搖，說：「你休多費唇舌了，我聞男子漢大丈夫，說話做事，成則成，不成則罷，何用這許我夾纏。老實告訴你，姓袁的飯，我現在吃不來了。別的沒有話，那一千塊頭，是你替我墊著還債的。我到你家以來，沒做過外快生意，所以仍舊沒有錢還，待我尋著戶頭，再同你算賬便了。」

她說這句話，意思便是要賴掉他一千塊錢。伯良昏了，也沒聽得明白，只有姓袁的飯現在吃不來了兩句話，直鑽進他的心內，知道紅珏去志已決，勸也徒然，所以呆得半晌不能說話。老三、無雙二人，見此情形，都替伯良可憐，暗怪紅珏心辣。紅珏看了她二人面色，已知她們的存心，深恐再挨下去，自己心思雖然拿得定，不為伯良所移，只愁她兩個倒要幫著伯良勸我回去了。無

如伯良又挨著不即出去，真是沒法可施。不得已只可硬一硬頭皮，對伯良說：「少爺你請坐罷，愛坐到什麼時候，就坐到什麼時候去。」又對老三、無雙二人說：「我們上去咧。」

她兩個也覺看見這種情形，心中頗不舒服，因此知難而退，三個人一同上樓，把伯良一個人陰乾在下面。樓上潤生不知他們交涉如何，隔著樓板聽話，又不十分真切，心中焦灼萬分。好容易見她們上來，即忙迎上去，問話兒怎樣了？無雙、老三都冷冷的不做聲。紅斑也只回了句沒有怎樣四字，就此一語不發。潤生更覺納罕，看她三個人面上都是一臉的不高興，嚇得他也不敢開口了。於是樓上四個人呆對著。樓下伯良眼看著紅斑棄他不顧，上樓而去，這一股氣自泥丸宮直透湧泉穴，四肢百骸，無不充滿。惜乎在別人家內，若在自己家中，他便把房子拆掉了，也消不得他心頭之火，當時惟有長歎一聲，喚娘姨關門，自己怒衝衝出來，往王巧林那裡訴苦去了。娘姨報告紅斑，說：「少爺已去。」老三、無雙二人聽了，都搖頭不語。紅斑卻對娘姨發火道：「去就去了，難道要我請他回來不成？」

娘姨受了個沒趣，趕緊腳底下明白，走了出去，裡面四個人仍舊鴉鴉無聲了多時。第一個是老三開口，她見時候不早，喚底下人端整夜飯。無雙便欲告辭，老三說：「決無此理，姊姊既然到我這裡來了，應該用了晚飯去。倘若要緊走，就是瞧我做妹子的不起了。」紅斑亦勸她休走，無雙只得坐下。紅斑本預備著她來吸煙的，所以早已挑來兩塊錢煙膏，此時擺開煙具，自己動手，打好了一個煙泡，裝上鬥子，始讓無雙吸煙。老三也下樓指揮底下人做菜去了。潤生見紅斑一個人閒著，忙問她適才同伯良究竟怎樣的接洽？紅斑說：「並無別樣說話，他仍舊勸我回去，我的意思，也覺回家的為妙。」潤生大驚道：「你答應他了沒有？」

紅斑道：「答應雖沒有答應，不過我想天下人的面貌，是容易看見的，天下人的心，卻很不容易看見，必須年深月久，方能試驗出來。我覺幾年以來，姓袁的待我並沒大錯，就是這一回打我，歸根結蒂，還是我自己對他不住，男子漢誰沒有氣惱的，今兒他自知粗莽，親自登門謝罪，也算至矣盡矣了。我現在丟開他，雖然容易，只恐日後跟的人，反不如他，那時我非但自己回想起來，懊悔煞，更不免被他暗下笑煞呢。」潤生聽了，不勝氣憤說：「你怎曉得後來的人不如他呢？」紅斑對他看了一眼道：「你以為抵得上他的麼？」潤生道：「自然比他要勝過幾倍。」紅斑微笑搖頭道：「只恐未必。」潤生臉都氣紅了，說：「你休看殺別人，我自信年紀雖輕，愛情卻還懂得。自從相識你以來，有幾個從前相熟的信人大姐們，著人來叫我去，我都回絕了不去，這就是同你要好的明證。」

紅斑笑了一笑說：「只恐眼前雖好，日久便要厭煩了。這種男人，世界上多得很呢。」潤生賭神罰咒，說：「你若從袁某人那裡出來了，肯跟我，我一輩子決不負你，倘有負心，天誅地滅如何？」紅斑道：「但願你能不失信，我就吃苦些也願意的，只愁你口不應心罷了。」潤生道：「一定不失你信。」紅斑對他親親熱熱的看了一眼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潤生大喜，今夜他仍在這裡吃過半夜餐才走。無雙因曉得後人不回公館，故同他們談談說說，吸吸煙，差不多東方發了白，她方興辭欲走。紅斑將老三的包車夫，從暖烘烘的被窩中喚起來，送他回去。自此之後無雙又同老三結了個小姊妹，閒來沒事，便到她這裡來，帶道看看紅斑，彼此購今說古，吐霧吞雲，很為有趣。潤生更沒一夜不來相陪紅斑。光陰易逝，轉瞬工夫，已半個月過去了。紅斑見伯良方面，自那日親自登門，觸了個霉頭回去之後，竟毫無舉動，心中頗解納罕。著人出外打聽，方知他早已把王巧林娶回家裡。紅斑始恍然大悟他不來的緣故，漸漸也有些疑惑到自己的秘密戳穿，也許是巧林搬弄是非。但事已至此，何用再放在心。況自己也不預備再跟伯良過日子了，所以雖聞他娶王巧林的消息，倒也並不吃醋。暗忖他既已討了人，對我方面，大約取放任主義的了，我何必再在這裡守著，累潤生住既未便，往來又疲於奔命，因同老三商量，搬往小房子中居住可好？老三沒有主見，便又請無雙過來商議。無雙說：「別的不打緊，只恐他見你住在這裡，扳不到你的差頭，故取放任主義。若聞你已與別個男人住在一起，他忽然出場干預起來，你沒同他正式離異，他尚有管束你的權柄，娶妾乃是另一問題，你倒不可不防。」

紅斑急道：「若是這樣，常被陰乾在這裡，也叫人如何了局呢？」無雙聽說：「皺緊眉頭，沒法可想，看看紅斑、潤生兩人，都急得眼淚汪汪，彷彿要哭出來了，無雙安慰他們：「休得擔憂，做姊姊的自有道理，且讓我慢慢兒想一個萬全之策。」說罷，睡倒床上，抽了幾筒煙，忽然坐起身，笑說有了，對潤生道：「小老二，你快去看一所房子，須要秘密些看對了，就將那邊的器具物件搬過去，也不可讓左右鄰知道你遷居何所。」又對紅斑說：「你可往外間一班小姊妹那裡，揚言回蘇州去住，一方面悄悄的搬往新屋中去，只消自己腳頭緊些，不輕露面，這裡若有人來問時，也說你往蘇州去了，照此避過了三五個月風頭，再串個人出來，到伯良面前，探探口氣，說你已在蘇州嫁了人，看他表示如何？他動怒的，勸勸他。他若不動怒，你們就可出面，不妨說是蘇州所嫁的了。」

紅斑、潤生二人聽說，都贊不絕口。便是老三也暗暗佩服她的計較高明，不愧是個老資格人物。當夜畫策既定，次日潤生便如法泡制。因貪地方冷靜，所以房子借在寶昌路上，不知紅斑合與不合，故令她自己去看看。事有湊巧，恰被伯良的朋友碰見。紅斑雖不認得他，他也卻認得紅斑。這人還沒知道伯良已與她絕了，還當伯良要搬場，所以一見面，就問他府上可是要喬遷了，伯良問他何來此言？那人說：「看見尊夫人在寶昌路某裡認房子呢。」

伯良知他指的紅斑，當時一笑而罷。後來忽聞外間傳言，紅斑回蘇州去了，心中未免詫異。再叫人往那朋友所說的地址打聽，果然新近有一男一女，兩個娘姨，一個姑娘，搬進去住了。伯良此時方知他們的用意，暗罵你們敢在我面前掉此槍花，若不給點兒顏色你看，豈不被你一輩子當我阿木林了。想要辦他們吃官司，登在報上，反損自己的名譽。不過我娶她時候，一千塊錢身價，那天在楊家，彷彿聽紅斑說過一句，暫時沒錢，待尋著了戶頭還你，現在她不是有了戶頭麼，我這筆錢，正可要她出來，何犯著讓他們適意。伯良存心如此，他自己並不出馬，卻托了一個做包探的朋友，往見紅斑，說袁某托他來的，現在你們既在一起了，他也不願意拆散你們的鴛鴦，不過那一千塊錢身價，你曾親口答應，有了戶頭還他的，所以他命我代表來取，你馬上可以給我帶去的最好，約期來拿也好，就是大家請一個律師到公堂上交割，亦無不好，請你們大裁決斷。

紅斑等初見伯良著人來此，宛如飛將軍從天而下，不覺驚得呆了。後來聽他出的條件，並不太苛，只要還一千塊錢，想想花了這筆錢，就可一刀兩斷，卻也未為不美。但平白的要出鬆一千塊錢，未免又有些兒肉痛，當時決斷不定，因約那人明天回音。紅斑意思，要打个折頭。伯良決意不允，講了三天價，仍舊拿出一千塊錢完事。這方面糾葛了清，紅斑便欲大大的請一回客，叫姊妹朋友們都曉得自已同姓袁的斷絕關係，現在跟了姓徐的，日後有事，也好出面，免得鬼鬼祟祟的掩在這裡，被人背後談論，反覺難聽。和潤生商量，潤生自然樂從。於是紅斑擇日大宴賓客，無非是她平日往來的一班姊妹們。有些認得潤生，有些不認得潤生。紅斑一一為他們介紹相見，彷彿開了一場文明結婚的喜筵。潤生得意非凡，出去逢人誇張，自不消說。紅斑倒並不阻止他告訴朋友，她以為知道這件事的人愈多，他們也愈開闊的。不過這一來，伯良索去一千元，請客免不得又要將房屋佈置得像模像樣，統計所花，約有二千金左右，這筆錢教潤生賣掉身子也不夠，自然都由紅斑挖的腰包。你想她乃是一錢如命的人，過後怎不肉痛，不過同啞子吃了黃連一般，叫不出的苦罷了。偏偏潤生還不爭氣，有一天回來，對她說：「外間朋友們，都說我弄著有錢的老被，現在發財了，何必再吃別人的飯，為什麼自己不弄些本錢開片店呢。我也想，你有銀子，存在銀行裡，為何不交給我，幫你做做買賣，豈不大家有益。」